

石達開大戰胡林翼

王成聖

——談石達開之十一

張國樑慘死河中

石達開親率李秀成、陳玉成兩員少年勇將，一日之間臨平江南大營，摧毀清清綠營集結的最後一支大軍，將歷時三年有半的太平天國天京心腹之患，澈底解除，使太平天國的聲威如日中天，震懼清廷。當時，中原三分有其二，盡在太平天國的掌握，石達開命他的老丈人黃玉昆，主持江西八府五十餘縣軍政大計，長江自武漢到鎮江，已成天國的內陸航線，安徽一省，原是石達開打下來的江山，他仁民愛物，使全省軍民衷誠翕服，統治力量可謂根深蒂固。而反觀清軍方面，綠營大隊風流雲散，新成立的湘軍連遭敗績，「師老兵疲」會國藩猶仍因處都陽湖裏，揚子上游，雖有胡林翼、羅澤南、李續賓、楊載福、李孟羣等集中水陸兵馬，正在圍攻武漢，但是太平守將韋俊應付得宜，清軍勢師動衆，血戰數月，一直未能得逞，三月初，湘軍驍將羅澤南尤其受傷

而死，軍心士氣，因而大受打擊。——咸豐六年三月，石達開在江西圍攻會國藩，湘軍覆沒，迫在眉睫，已成定局，東王楊秀清忽以天京危急，徵調石達開回援。當時錯失了的良機，在三閱月後，賴石達開襄傷力戰，大破向榮，不但優勢重新恢復，尙且創下了太平天國空前絕後的強盛巔峯，有利時機。

換任何一個人，把握當時那種摧枯拉朽，穩操勝算的絕佳情勢，一定會調兵遣將，移得勝之師，揮戈北上，直搗黃龍，一舉推翻滿洲朝廷，完成一次光榮偉大的民族革命，採取此一因勢利導的上上之策。否則的話，採行穩紮穩打，步步爲營的辦法，其中策則爲遣石達開挾新勝餘威，向東追擊張國樑，把江北、江南兩座大營的潰殘餘衆，全部廓清，然後方始大舉北伐。以上兩着，無分上策中策，都可以達成太平天國的全面勝利，重新改寫公元一八五六年以後的中國歷史，上策與中策的分別，僅祇不過時間長短而已。

然而當年在天京掌握大權，主持全局的是跋扈囂張，妒忌忠臣的東王楊秀清，他竟不此之圖，既不採取批亢擣虛，馬到成功的上策，連順理成章，理所當然的中策他也擯棄不用，反而十分荒謬乖張的作了一連串莫名其妙的安排，——一推敲，他簡直是在扯太平諸首領的後腿，拆太平天國的臺，居心之險惡，令人齒冷。而從他一調度以後，太平天國便由勝利的高峯，一變而墜入失敗的深淵，及後的內訌、分化、被圍與覆滅，可說全部種因於此。

楊秀清的第一着棋，是暫留石達開在天京，而將追擊掃蕩張國樑，畀予燕王秦日綱。第二着，在咸豐六年六月，他使石達開赴援武漢，第三着則在又一個月後，命北王韋昌輝爲「江西宣慰使」，親到臨江接收翼王留贛大軍，綜理贛局。頭一步錯着，捨石達開而用秦日綱，不但未能消滅狼奔家突的江南大營殘兵，反而坐失良機，以致養癰成患。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，秦日

網領着李秀成、陳玉成兩員驍將，兵分南北兩路，會攻丹陽，起先幾天還算進展順利，小有斬獲，詎料六月二日首遭清將張國樞、虎坤元、李鴻

勛、馮子材等合力擊敗。十七日更在丹陽城外瓦窰中伏，死了精兵六百，於是東王大怒，革掉秦日綱的王爵，貶為「頂天燕」，自此以後清軍、太平軍便在丹陽相持，七月初九向榮病逝丹陽，張國樞奉旨總統各軍，他跟秦日綱大戰二日，卒於擊敗秦日綱，從此秦日綱開張國樞屢戰屢敗，方使張國樞立定脚跟，重整兵馬，再度建立「江南大營」，而且自咸豐六年夏到九年春，首尾三年間五天因天京，迫使洪秀全無法向外發展，及至九年閏三月，方由李秀成、陳玉成等太平戰將，集中心力，乘勝追擊，「五解天京之危」，再演一次摧破「江南大營」的故事，閏三月十五，張國樞匹馬單槍，落荒而逃，途中忽遇狙擊，流彈貫胸，血流不止，跨下馬又受驚急奔，於是墜入丹陽河中溺斃，一代名將落了個淒涼悲壯的下場。張國樞死後，李秀成命人把他的屍首從河中撈起，英雄相惜，李秀成會厚葬張國樞，並且祭之以禮。他在祭文中會胸襟豁達的說：

「兩國交兵，各忠其主，生既為敵，死尚可為仇乎？」

但是清廷方面，却因為張國樞的屍骸被李秀成撈去葬了，清軍一連數月找不到張國樞的屍首，使得咸豐皇帝對他念念不忘，希望張國樞之死係出誤傳，於是「數月未忍議卹」。在張國樞死後數月咸豐的詔令中，還有着如下的句子：

「……張國樞東南半壁，倚為長城，向冀該都督不死，出為國家宣勞。」

後來當蘇州、常州相繼為太平軍攻克，咸豐又在他的詔令中不勝感慨的說：

「張國樞若在，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？」

張國樞為清廷千里轉戰，終至馬革裹屍，死而後已，咸豐對他的籠絡羈縻，也是無所不用其極，使人覺得當皇帝的自亦有其嫵媚之處。張國樞力抗太平軍的那幾年間，北京和江南信使不斷，咸豐常常急急送些大內御用的小玩藝兒，特別賞賜張國樞。因為張國樞不會見過咸豐皇帝，於是咸豐又命人去給張國樞畫張圖影，帶回北京皇宮與朝夕相對。

有一次張國樞左手中了砲彈，傷一指，咸豐聞訊，立刻派專差迤邐千里送來療傷藥散，還附一道「聖諭」，殷殷囑他：

「勇猛之中，宜加慎重！」

咸豐九年三月，李自成、陳玉成大舉攻打江南大營前夕，張國樞因敵我之勢眾寡懸殊，彷彿已自知不免，他會把那枚用「御藥」治好的指頭，自己砍下來寄回家中，左右偏裨親狀大驚，一面急急為他止血，一面七嘴八舌的問他何故如此。張國樞一聲苦笑的答案：

「這根指頭是用御賜藥品醫好了的，焉能落在賊人之手？再則，我無暇寫信，便用斷指告我家人，此生不復還矣！」

這便是張國樞對滿清的忠勇之風，他不會受過教育，出身草莽，死的那年只三十八歲。清廷諱日忠武，其事迹傳誦多年，譽為近代英雄豪傑之一。

曾國藩推許胡林翼

咸豐六月六月，石達開率了東王楊秀清之命，帶領他在天京的兵馬三萬人，赴援武漢，這是石達開在六年之內，第三次赴武漢作戰。

翼王三度入鄂時，武漢的情勢相當危急，早在咸豐五年，太平軍三陷武昌，漢陽上下，俱在太平軍的勢力範圍圍，滿清巡撫的號令，止能及於週圍三十里。尤其湘軍水師，被入贛的石達開截為兩段，曾國藩倚處南康，李孟羣則率水師一隊，在武昌附近巡弋。於是，湘軍勇將，布政使銜浙江寧紹臺道羅澤南，深以湘軍水師內湖外江分隔，形勢渙散為虞，他往說曾國藩，請曾國藩分兵往救武漢，羅澤南說：

「武漢是東南的樞紐，形勢百倍於九江，今兩城久為敵據，崇陽、通城方面之敵，可自由出沒於江西湖南矣。欲制九江之命，必由武漢而下，欲解武昌之圍，亦必由崇陽而入。」

曾國藩深韙之，於是羅澤南便挑起了武漢近郊的戰火，他在咸豐五年十一月，率師佔領武昌城西的洪山，和城內的太平軍主將「國宗」韋俊遙遙對峙，雙方打打停停，始終難獲進展。

六年三月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自江西回師援救天京，途經九江時他分一支兵馬西出武昌，穩定上游後防要地，羅澤南得到消息，乘援軍將入武昌城時，親自督隊，在半路上邀擊。

那日羅澤南戴長穗小帽，穿棉馬褂，一當馬先，領清軍擁下洪山，不久太平軍九江援軍到了，雙方乃以槍砲互轟，羅澤南往復督陣，奔走甚急，一度他臨近武昌城門，城上的韋俊親狀，良機不可失，因而調集大隊，開城出迎，兩軍猝然相逢，彈如雨下，羅澤南則首當其衝，額頭上中

了一顆槍彈。當他血流滿面，搖搖欲墜，陣上的清軍於是心中發慌，想要退却，在此千鈞一髮之際，羅澤南唯有咬緊牙關，拼命支撐，他仍然揮師前進，屢敗屢戰，總算陣腳穩住，軍心亦定。可是當時他已流血過多，血濡袍袖，將士促他急歸療傷，羅澤南則斷然拒絕。

又勉力支持了一陣，羅澤南傷勢沉重，他已無法直立，急切間命兩員親信偏裨，一左一右，將他緊緊扶持，一路淌着滴血的血回到營門，却仍站立營門之外，用血污遍體的身軀，將營門堵住，於是清兵不便退回大營，祇好反復衝殺，終將兩路夾擊的太平軍擊退。

額部重創，再加上傷後受風，羅澤南回營臥倒，隨即神志不清，言語模糊，次日清軍趕緊往報胡林翼，胡林翼即來省視，羅澤南仍然昏迷不醒，稍後便殞於軍中，清廷又折一員大將。

羅澤南陣亡，清廷至為震悼，諡曰「忠節」，他的部隊，便由其門弟子李續賓代為統領，李續賓是廬黃生，和羅澤南係湘鄉同鄉，後來也成為中興名將之一。當時清軍對於武漢方面的軍事大權，以及羅澤南克服武漢的未盡之志，則由當時駐紮金口，陞任湖北巡撫不久的胡林翼，起而一力肩承。

因此，咸豐六年六月，石達開第三次親臨武漢與清軍鏖戰，他所面臨的敵方主將是胡林翼、李續賓，還有一位「霆軍統領」鮑超。

胡林翼還是湖南益陽人，道光丙申（公元一八三六年）成進士，當過貴州鎮遠、黎平等地知府，咸豐三年（公元一八五三）他帶了騎勇一千到湖北助戰，從此追隨曾國藩，轉戰於江鄂之間，

官職也由湖北布政使而升任至湖北巡撫。「曾左李胡」，向被史家稱為中興四名臣之一，但是曾國藩對他推崇備致，衷心敬服，曾國藩上其死事狀論胡林翼之生平，即會說過：

「堅持之力，調和諸將之功，綜覈之才，皆臣所不逮，而尤服其進德之猛。」

李續賓及其介弟李續宜，都是羅澤南的得意弟子，兩兄弟身經百戰，同為中興名將。湘軍統帥曾國藩對這兩弟兄的品評則為：

「續賓好盡覆人過，續宜則嫉惡稍嚴，續賓戰必身先，驍果縝密。續宜則規劃大計，不較一戰之利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

至於鮑超，那更是繼張國樞之後的清軍第一驍將。他一生的傳奇事迹，本刊第一卷第四期已有楊惠公（森）的一篇大作，描寫得極為生動詳盡，此間姑不再贅。不過，有一點是值得一提的，那便是當咸豐六年翼王三授武漢之役，正係鮑超初受知於曾國藩，委為水師統領，嶄露頭角的時候。

鮑超水上逞英雄

翼王石達開率三萬人馬赴援武漢，消息傳到清軍營盤，胡林翼、李續賓都很恐慌，唯有鮑超、喻吉三等水師統領「初生之犢不怕虎」，還在躍躍欲試的準備一統虎鬚，助長一下自己的名氣。然而實際上翼王雖則用兵如神，英勇無敵，他所帶的這一支兵確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因為翼王將他的本部人馬，精銳之師全都留在江西，他帶出來的三四萬人一大半是新收編的三合會徒，他們未經訓練，江南大營一役的表現誠然不差，却

是昂揚的鬪志無法保持常態。

頭一次接觸便受到挫敗，此一敗績實大出翼王的意外，翼王原有一支人馬在鄂東斬水，由八十檢點熊某統率，翼王大軍向西進發之前，先命熊某率部就便赴援漢陽。熊某得令立即修書知會太平軍漢陽守將鍾廷生，信上詳細寫有行軍路線及時間，很不幸的熊某的信使被清軍捕獲，這一封信乃為湖廣總督官文所得。

官文獲信大喜過望，他立調荊州將軍都興阿、營總多隆阿，和知府許廣濬，率領大隊人馬，在黃州堵城設下埋伏，六月初九熊某所部果然如期通過堵城，於是號砲連響，伏兵四起，殺太平軍一個措手不及，太平軍猝然中伏節節敗退，他們退到黃州城裏便據城力守，攻城戰打到六月十二，太平軍寡不敵眾，傷亡不少。十二日胡林翼又加派蔣益澧一軍，自南岸樊口渡江，增援都興阿等，用意是把翼王這一支早發的先頭部隊一網打盡，於是迫使翼王不得不另作部署，迅速推進。

為解黃州之圍，石達開飛符召將，虎帳點兵，他下令留守江西臨江的衛天侯黃玉崑，派一支兵馬出義寧進入湖北省境。有這一着棋，官文、胡林翼不敢將戰線拉得太長，唯有迅速將黃州兵馬撤回，於是被困在黃州的太平軍其圍自解。

六月二十七日，翼王大軍源源入鄂，他奇正相生，兵分四路，第一路前鋒從鄂南大冶出擊，直拊咸寧，然後往北仰攻武昌。第二路由鄂城趨華容抵葛店，進而與第一路會師。第三路即為發自臨江的一支人馬，由義寧薄蒲圻會攻咸寧。第四路是翼王親自率領，自興國趨通山而抵崇陽，

作爲中軍及後隊。

七月初，翼王進抵興國，突然改道向西北，進攻前頭直指武昌，這一着確使胡林翼茫然失措，屢驚萬分，因爲他和李續賓的主力，俱已針對翼王的攻勢，南下咸寧準備決戰，武昌東南一面防務空虛，無兵可用，迫於無奈，他祇好放棄咸寧，迅速集中兵力於武昌週圍。石達開的一記穿心戰術，乃將戰火帶到武昌附近各據點。

十一日，翼王的後隊終於改爲前鋒，他用車輪戰術，將全軍分作十三波，每波一、二千人，輪番攻擊。清軍方面以「分統」蔣澧益、朱品隆、何紹彩、何慶元、張寅恭等迎戰，一時武昌東南的魯家港炮聲隆隆，喊殺喧天，太平軍但以誘出清軍主力，加以摧破爲目的，祇顧廝殺，並不攻城掠地。當日之戰清軍死傷疊疊，士氣大蹙，蔣益澧全軍覆沒，他自己則逃得不知去向，數年後方始在廣西戰場東山復起。

不過在這一天裏，翼王也吃了飽超一次虧，他乘太平軍的注意力集中於武昌東南前線，後防鬆了戒備，於是邀同喻吉三，向黃州城外的太平軍水師施以奇襲，這兩員小將果然得手，焚燒太平軍船隻多艘，算是給清軍找回些補頭。

七月十三日，翼王石達開對胡林翼、李續賓聯軍的決戰開始，胡、李二人事先約定分兵拒之，互爲犄角，石達開倘攻胡林翼，李續賓便遠道擊其側背，以分其勢。這兩位中興名將算是配合得很好，因此十三日、十五日，一連兩日翼王進攻，僅僅小有斬獲，並不會佔到什麼便宜，翼王爲了調整戰略，必須另作部署，十六、十七，遂而休兵兩天。

偏有據守武昌的國宗章俊，聽說翼王石達開的援軍已到，且以小技略施便進展到武昌近郊，他見獵心喜，却又未能與翼王切取聯絡，正趕在翼王休兵之日開城出戰，翼王察的兵分六路，大舉進攻，原想擔任翼王援軍的接應，殊不料一出城便撲了一個空，他開城投東，直薄李續賓大營所在的洪山，於是李續賓傾巢而出，據險力抗，他更邀了水師統領楊載福，在江面發砲轟擊太平軍，章俊六路雄師唯有退回武昌。

十七日太平軍又遭一次敗績，前次來援救退的檢點古隆賢一軍，擁衆千餘，他們循武昌城背青山、油坊嶺的江岸，修築土壘，準備安置砲位，却被楊載福率領鮑超、周清元、李濟清等水師將領擊敗，未築成的砲壘和太平軍營盤毀損大半。有這十六、十七兩日一連兩次的小勝，使清軍士氣陡長，軍心益固，因此，到七月十八日翼王石達開親率丞相曾錦謙、張遂謀兩員馳將，全師猛攻魯家港。清軍陣裏，胡林翼、李續賓、楊載福各部無不奮勇爭先，併力抵禦，使翼王幾次三番陣腳動搖，險乎便要敗退，幸賴曾錦謙唯恐陣前失利，有損翼王一世的威名，他奮不顧身，再接再厲，終將魯家港這處要隘攻下，祇不過，地面水上，血流漂杵，屍積如山，翼王帶來的三合會弟兄，死傷爲數甚衆，這一仗，可說是清軍幾員新銳，迫使翼王付出了重大的代價。

援兵未至內訌起兮

翼王援鄂軍事，便進行到魯家港爲止，從此他不能再越雷池一步，因爲翼王帶的不是基本隊伍，三合會衆一片散漫，他們只可勝而不得敗，

一經挫折立刻棄兵曳甲，垂頭喪氣，但有機會馬上就開小差，翼王雖然叱咤風雲，心雄萬夫，拿這般烏合之衆也是毫無辦法。二十日章俊亟於跟翼王會師，當日章俊和天王洪秀全的族兄，他王利千歲洪仁政，盡起武昌城中之兵，水陸兩路分爲七八支，猛撲清軍防線，企圖一舉摧破而與石達開取得聯絡，他們二人以爲祇要翼王揮師響應，清軍腹背受敵，其勢必不可支，那裏想到翼王的兵馬已經不堪再戰，再打下去說不定會一開而散。於是當胡林翼處衆竭力堵截，李續賓督飭湘軍，配合舒保的馬隊，往返衝突，銳不可當，反觀魯家港一帶翼王「大軍」却深溝高壘，按兵不動，章俊和洪仁政損兵折將，死傷一千人，最後還是迫不得已，悵望翼王的營盤，黯黯退回武昌城去。

賴曾錦謙之神勇，翼王在攻下魯家港後，他已改訂戰略，暫行採取守勢，不再出陣搗戰，自咸豐六年三月從江西馳援天京，半年裏面翼王一直在被三合會衆拖累，陶吳之敗績，武昌之受挫，都是在翼王心目之中難以想像的意外。他希望能給三合會新軍訓練作戰的機會，可是不論援京、援鄂之役打的全是硬仗，他在兩次戰役中，所遭逢的對手盡是清軍前期後期百戰百勝的名將，如向榮、張國樞、胡林翼、李續賓、楊載福和鮑超，一個個精通韜略，身手不弱，他們是清軍擊敗太平軍的最主要角色。石達開苦拼纏圍，擊潰向榮，敗走張國樞。東王楊秀清命他馳援武漢時並未給他一兵一卒的補充，而方破江南大營，立了奇勳的三合會徒，在天京只休息了數日，便又趕派到武漢戰場。這般人心中難免有些怨懣，然

而一到武昌當面又是強敵，連番挫敗士氣便一落千丈，欲振乏力。翼王深知他帳下的兵馬，業已不堪重用，所以他暫守魯家港，一面飛檄急調黃玉崑率領本部人馬前來，他要等他的正規部隊到了，方可與胡林翼等一決雌雄。

因此，自七月十六日起，迄八月初七日止，二十一日之中翼王和清軍水陸步馬大小二十八戰，真正大規模的戰鬪却僅有十八日攻克魯家港那一仗而已，其餘都是小規模的衝突，雙方互有勝

負，翼王是由於無兵可用而處處迴避，不過他始終屹守魯家港，並不會給輪攻不已的清軍奪回這個要隘去。

八月初七日，黃玉崑已自江西臨江點了七千人馬，親自率領，趕赴武昌助陣。石達開方期奮袂而起，跟胡林翼、李續賓大戰一場，極其令人扼腕的是，天京內訌揭幕，翼王接奉天王洪秀全的緊急詔令，他的大兄——洪秀全十萬火急的向他求援，詔令中述說楊秀清篡位弑君的陰謀，如

箭在弦，一觸即發，天京情勢十分危殆，翼王聞訊大驚，便祇帶了曾錦謙、張遂謀兩員愛將狼狽趕回，援軍軍事，又在功敗垂成的分際，被迫放棄。這是太平天國盛極而衰的一大關鍵，就翼王個人來說，也是他平生抱負與志業，由成功坦途而轉趨失敗下坡的一大轉捩點。東王楊秀清的狂悖作爲，毀了太平天國，也毀了翼王石達開，徒使親痛而仇快！

(未完待續)

郵政劃撥儲金

竭誠爲您服務

是您的推銷員——只要刊廣告，各地貨款，隨即源源而來。
是您的出納員——為您向顧客收款，也為您付款給他人。
是您的記帳員——不管有多麼繁複的銀錢往來，郵局都會處理了當，列單報告。
是您的保險箱——郵政儲金，郵政財產擔保，最是安全可靠，而且還有利息收入。
利用郵政劃撥儲金經營業務既省事又省錢。

郵政劃撥儲金

郵政劃撥儲金兼具滙兌與儲金雙重功能，假如你在郵局開立了郵政劃撥儲金帳戶，不但你自己可以隨時存提款項，即使是各地的主顧或商號上有銀錢往來的客戶，都可以將款項撥存入你的帳戶。

譬如你開設了一家工廠或商號，向郵局開立劃撥儲金帳戶，並將劃撥儲金帳號在報紙上刊登，各地公衆看到報紙後，便可向附近郵局將貨款滙入你的帳戶內。郵局收到公衆滙給你的存款後，隨時將發收支通知單，連同存款通知單，按址送奉。你雖然足不出戶，也能够明瞭帳戶內的存款情形，並可根據郵局送來的存款通知單，配發貨物。雙方交易，就可以順利完成。如果購買者或往來客戶也立有劃撥儲金帳戶，那就更方便了，他只需填一張撥款單和通知單，投入附近信筒，由郵局代爲轉帳，分別通知。結果是同樣的款來貨去，完全省却了現款授受的麻煩。

反過來說，倘使你需要購進貨物，自然也可以採用前項方式而達到目的。再如你本身需款，可簽發領用之支票或提款單前往持兌或交換；如果你在外埠仍需要頭寸或支付居住外埠之客戶，亦只須填俱撥款單和通知單，由帳戶內提款開發滙票，送交受款人。各種劃撥，倘屬急要，均可限時送達，或按址送款，免勞走領。

總之，劃撥儲金是將儲戶自己經手的收款、付款以及記帳工作，移交郵局代辦，等於郵局代你做了會計。至於你未經動用的款項，留在帳戶內，依然可以生息。

詳情請向附近郵局詢問。敬請 指教 批評

(政府機關、公用事業、個人、團體利用郵政劃撥，也一樣的便利。)